

历史剧《海瑞罢官》和 有关问题的讨论

(資料汇编之二)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

1965年12月

目 录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1)
关于《海瑞罢官》問題各种意見的簡介	《人民日报》 (15)
《海瑞罢官》問題的讨论逐步展开	《解放日报》 (23)
南京大学讨论《海瑞罢官》問題	《新华日报》 (27)
关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及其傾向性	程 参 (36)
《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什么?	唐 真 (47)
《海瑞罢官》必須批判	刘元高 (50)
海瑞一生果真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設想”嗎	魏建猷 (58)
关于海瑞二三事	赵景深 (65)
谈海瑞的“爱民如子”	谢天佑 (72)
海瑞为谁效肱股之力	苏瑞海 (75)
《海瑞罢官》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	朱伯康 (78)
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	张家驹 (82)
坚持阶级分析 反对抽象继承	胡 嘯 (90)
从“清官”谈到《海瑞罢官》	杭文兵 (96)
论“清官”的本质与作用	赵克尧 刘精诚 (112)
怎样评价“清官”和海瑞	严北溟 (127)
清官和貪官	徐德嶙 (138)

对清官和贪官要看到其共性还要看到

- 其个性 边文成 (143)
- 论“清官” 星 宇 (145)
- 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 王思治 (160)
- 《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 吴 晗 (172)
- 关于“清官”、“好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 王思治 (177)

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向阳生 (186)

——与吴晗同志商榷

- 说道德 吴南星 (206)
- 再说道德 吴南星 (209)
- 三说道德 吴 晗 (212)

——敬答许启贤同志

也谈《海瑞罢官》 馬 捷 (221)

怎样更好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剧 蔡成和 (229)

——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几点看法 燕 人 (234)

——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海瑞与《海瑞罢官》 林丙义 (243)

《海瑞罢官》是一出较好的历史剧 李振宇 (250)

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姚全兴 (254)

——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樵 子 (260)

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 张汝范 (263)

——从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说起

欢迎“破門而出”	劲 松 (266)
对待《海瑞罢官》問題应该“操两可”嗎?	黎 军 (271)
——向常谈同志請教	
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問題	常 谈 (275)
也谈历史剧	史 优 (279)
——并致吳晗、繁星、常谈三同志	
研究資料索引(一)	(283)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说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們说要重視历史，重視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紙堆上，向古人焚香頂礼，跟着他們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眼。

沒有超階級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統治階級，都是根据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們的階級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調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們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眞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眞象。趴在历史故紙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們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統治階級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

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藐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問題上，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資產階級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們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階級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產階級則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⑥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階級和階級斗争为其实在內容的。因为在馬克思主义看来，在階級社会里，离开了階級和階級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產階級階級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內容的“历史主义”，絕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產階級的階級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時間、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產階級的階級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階級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⑦这段话，清楚地闡明了无產階級的階級观点本身就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產階級的階級观点研究历史，絕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產階

級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來補無產階級階級觀點之“偏”，救無產階級階級觀點之“弊”，那只能是用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如果因為有人沒有正確掌握或者沒有完全正確掌握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在歷史研究中出現了偏差和弊病，那就應該正確地去闡明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正確運用，而不能把所謂偏差和弊病歸罪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對於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錯誤理解，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不清楚的問題，這裡實質上反映了一些人對於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的一種懷疑和動搖，有的甚至是反對。

對於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有些人因為受舊觀點的束縛，感到不習慣，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們對於批判帝王將相不滿，對於稱贊農民起義不滿，並且提出了一整套錯誤的觀點。一方面，他們認為，封建地主只有處在沒落、崩潰的階段才是可以罵，可以反的；處在上升、發展階段的封建地主，因為有進步作用，是不可以罵，不可以反的。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不能“見封建就反，見地主就罵”。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農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稱之。在他們看來，農民的造反，其動機不過是為了升官、發財，當新貴族、新皇帝，他們的鬥爭綱領，同樣是封建主義的。於是，他們就覺得在指導歷史研究的理論上，只有階級觀點是不行了，必須要用一種東西來補偏救弊了，所謂“歷史主義”的問題，就是這樣登上歷史論壇的。

其實，他們所要提倡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所要擯棄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看來，封建社會里最本質的關

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⑧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們从来否定統治階級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們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們都应该承认。我們承认清代末年光緒皇帝和其他維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們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給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我們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們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們始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車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領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滄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領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們去热烈歌頌的伟大英雄。我們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也同一切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剝削者，他們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剝削，而且是从統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們在评述他們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對他們压迫和剝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闡述某一个方面的問題，可以着重评价他們的进步方面；對他們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應該根据他們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應該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們不可以无原則地去夸大他們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贊美他們的文治武功，

甚至为他們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飾和辯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問題，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們去认真研究，就是他們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們去认真研究。問題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凱》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們，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問題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問題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問題；要解决这个問題，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統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們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狹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們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們不贊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鑄他們，那样，不但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鋤

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頃、屋宇千間的封建貴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貴族、新皇帝，他們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調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調和的阶级斗争呢？我們怎么可以設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輾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掙扎的农奴，当他們被迫起来同剝削、压迫他們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們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們？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剝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們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剝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則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統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們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統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員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統治阶级改朝換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緣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們“均貧富”、“等貴賤”，“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謂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們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聳听。

我們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謂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們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們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間，結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間。”^⑧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問題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結果这些問題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絕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們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論調来反对我們。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純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貨色，早就被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錯誤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沒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則。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問題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們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

但是一切剝削階級，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階級地位的限制。剝削階級的利益，使他們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眞象。恩格斯说过：“資產階級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資產階級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⑩人們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們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資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沒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階級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階級的革命导师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階級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錯綜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階級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階級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階級是现代社
会最先进的階級，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予了无产階級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階級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階級，它最受压迫、最受剝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⑪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
展利益的无产階級，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階級的階級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階級”、“純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歷史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強烈的資產階級階級性的客觀主義理論，“超階級”、“純客觀”的口號，不過是他們用來掩飾自己歷史研究中資產階級階級性的一種幌子。他們之所以要打着這種幌子，不過是用虛偽的面孔，來欺騙勞動人民，企圖使勞動人民把他們充滿了資產階級階級性的東西，當做全民的、全社會的東西來接受。我們可以看一看事實。被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界公認為“現代客觀主義歷史學派之父”的德國蘭克，儘管一生埋頭在塵埃撲面的史料庫里，但是他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不過是企圖用最好的歷史教材來作為向德國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獻禮。他本人就是普魯士霸權和俾斯麥鐵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關於統治階級如何統治人民的經驗總結。還有那個一向標榜“尊重證據”、“尊重事實”的胡適，不就是那個所謂歷史是一堆隨人擺弄的“大錢”的謬論的鼓吹者嗎？為了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張目，為了替一切投降派辯護，他可以隨意擺弄他歷史的“大錢”，為賣國賊秦檜喊冤。“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是冤枉。”（胡適：《南宋初年的軍費》）他們哪里是什麼“超階級”、“純客觀”！列寧說過，任何一個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個階級的立場上，不可能不為這個或者那個階級的成敗歡喜和悲傷。是這樣的，沒有階級性的歷史研究從來是沒有的。史學研究本身的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人民撫育了我們，我們不應該忘記人民。為人民寫歷史，為革命寫歷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觀主義劃清界限，一定要擺脫他們的思想影響。

歷史研究從來是思想鬥爭非常激烈的一个領域。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為了麻痺勞動人民的反抗意志，從來不放鬆對這個領域的控制。社會主義社